

杜甫詩諷滕王



滕王李元嬰是唐高祖李淵的幼子，其人「驕縱逸遊，動失法度」...

顧農

既然是遊覽詩，自然要寫景。亭子建在山的高處，要通過很高的台階才能爬上去...

五律詩這一首，前六句淒涼已甚，而結尾的「尚思歌吹入，千騎擁霓旌」...

這首詩大有神仙縹緲、人去亭空之意。明乎此，就可以讀懂七律的尾聯...

一口氣寫兩首詩，分別為七律和五律，構成一組，寫景可互為補充，內容各有側重...

這更同樣蘊含着對於滕王其人微妙的諷刺。李元嬰對神仙大有興趣，杜詩則在鋪敘過仙境之後即以一二冷語予以點破...

諷刺詩有寫得很火爆的，弄得很容易近於痛罵而少餘味；含蓄微妙的諷刺則往往更加耐讀...

夜來香

滿娜



從小就喜愛夜來香，孩童時，一到春天大院裏就會長出一大片霧霧鬱鬱的夜來香...

那時活躍在院子裏的童伴們向不知夜來香的學名，見那花托上長着一顆顆圓圓黑黑的花籽...

漸漸長大的我，每次聽到鄧麗君唱的《夜來香》：「那南風吹來清涼，那夜鶯啼聲悽愴...

後來有了自己的家，雖然在一樓，有些不盡人意，但窗戶下的花壇讓我有許許的寬慰...

夜來香雖然沒有牡丹的富貴，玫瑰的艷麗，紅梅的傲骨，蘭花的幽香，但在我心中，夜來香是那樣的平和...

父母向死 只為兒生

白頭翁



最後的疼愛是手放開，縱使離別也含笑。

初秋九月，山西武鄉縣洪水鎮陽坡莊村一戶破舊不堪的院落裏，患有嚴重肝佔位的李志明和腰椎疾病的妻子送別兩個孩子...

火燒不直的穿山甲

去年，英國《獨立報》報道：「中國穿山甲面臨被吃絕困境。」看後心在顫，不由想起一則朋友親歷的往事。

穿山甲被捕獲後，出於恐懼和自衛的本能，總是把軀體緊緊捲成一圈。買主選定後，賣方便用力把穿山甲拉直，開膛破肚...

小伙子十分難堪，便一下又一下地把那穿山甲往地面上摔去，邊摔邊解聲，說穿山甲遇痛就會將軀體伸展開...

小伙子臉上肌肉抽搐起來，咬着牙，瞪着眼，直接拿鐵鉗夾到火盆上灼燒。待到鱗甲脫盡，焦味瀰漫...



舐犢情深的河馬

(作者供圖)

重讀袁鷹雜文論著

姚振發



如是我見

袁鷹是一位大散文家，也是《人民日報》副刊的長期掌門人。他在回首在職時的編輯工作...

在喉不吐不快的非，於二〇〇六年結集出版《風雲側記：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》...

袁鷹文章的核心，是把雜文概括為「副刊的靈魂」。雜文的悲歡與滄桑，起起落落，無不與副刊的這個「魂」相關聯...

今天重讀這些文章，作為一個雜文愛好者，還是感受到醇味濃濃，思緒深深，不但分享了雜文輝煌年代的悲歡...

其實，雜文與中國的文學共生共榮。雜文古已有之，戰國時代以來諸子百家的著述中，都有出色的雜文...

近讀《炎黃春秋》今年第八期《我們為什麼缺少思想家》一文所指出：「我真想對有關管理者說：對於思想者或文化人，你要觸動他的時候，務必格外小心...

定有了什麼毛病，不可食用，隨即順手將其甩落在身後的沙土地上。接下來另選的兩隻，宰殺工作都十分順利...

隨着牠軀體的伸展，人們震驚地看到，在牠攤平的肚皮上，蠕動着一隻粉嫩透明的小穿山甲...

藏羚羊向獵人下跪

當年經常跑藏北的人都見過一位長髮披肩，留着濃密大鬍鬚的老獵人，他似乎無名無姓，無家無親...

當老獵手用藏刀剖開母藏羚羊腹腔時才發現，原來在母藏羚羊的腹中懷着一隻小藏羚羊，且已成型...

母鷹殘酷調教雛鷹

據說那位老獵人深深埋藏了藏羚羊母子，在岩石上摔碎了獵槍，從此無人再見到過他。

一位攝影師曾拍到一段母河馬拚命的過程。公河馬殺死牠的孩子，公河馬的血盆大口能囫圇吞下一隻公獅子的頭...

母河馬保護着幼崽一次次下到河中，又一次次被迫到岸上。小河馬幾乎要脫水了，牠背上的皮膚就要被曬得爆裂了...

生命注定無力改變法則，生死無常，禍福難料，唯有大愛讓我們溫暖前行。

然而，今天雜文在內地報章副刊的「魂」還在嗎？不能不令人憂慮。儘管當今雜文發表的園地眾多...



▲外出求學的農家兄妹跪別雙親

(作者供圖)

鷹一般生產三四胞胎。母鷹產卵後，精心把它們孵化成小鷹。但過不多久，母鷹便有意地減少對小鷹的餵食...

小鷹出生一周後，母鷹為了防止牠學會爬行，開始近乎殘酷的調教：只要小鷹一爬，母鷹立即啄牠的頭...

當母鷹最後一次帶着小鷹高飛時，往往要飛得很高很高，直向藍天。然後母鷹會對身邊的小鷹狂叫...

母河馬拚死護幼崽

在非洲，河馬和獅子有相同的排他性，一旦公河馬打敗原來河馬群的首領，牠就要殺死未成年的河馬幼崽...

一位攝影師曾拍到一段母河馬拚命的過程。公河馬殺死牠的孩子，公河馬的血盆大口能囫圇吞下一隻公獅子的頭...

母河馬保護着幼崽一次次下到河中，又一次次被迫到岸上。小河馬幾乎要脫水了，牠背上的皮膚就要被曬得爆裂了...

生命注定無力改變法則，生死無常，禍福難料，唯有大愛讓我們溫暖前行。

然而，今天雜文在內地報章副刊的「魂」還在嗎？不能不令人憂慮。儘管當今雜文發表的園地眾多...

然而，今天雜文在內地報章副刊的「魂」還在嗎？不能不令人憂慮。儘管當今雜文發表的園地眾多...